

讀史方輿紀要

讀 史 方 輿 紀 要

第一冊

顧祖禹輯著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本書係用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原版重印)

读 史 方 典 纪 要
(精装六册)

顧祖禹 楊 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5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耗 1/32 • 181 1/4 印張 • 頁 24 頁 • 2,879,000 字

1955年7月第1版

1957年4月上海第2次印刷

印數：1,201—2,200 定價：(9) 21.90 元

統一書號：12018.3 55.7修，商務型

倣刊聚珍板恭紀

原夫鳥迹蝌文之始竹簡編革洎乎樹膚魚網以還金題束楮自譙軸變而書冊復傳鈔易以印摹下帷不倦於卷舒插架無煩於繕寫載遡隋唐剏造在長興廣政以前尤推杭蜀雕鐫越京邑麻沙而上藝苑永千秋之業儒林揚百氏之華伊昔而然於今爲盛欽惟高宗純皇帝學宏念典化洽觀文御祕殿之丹毫露珠絢采紬細旃之寶笈虹玉凝祥十行徵嫫雅之材四庫啓獻書之路縹緲益富何殊宛委羽陵刊布滋多徧列石渠天祿第歲事每淹乎歲籥卽鳩工或濫乎水衡爰鑒古以呈能用聚珍而製號採陸琛所紀無取鎔鉛參沈括之談何須埏埴棗梨斯授剖劂仍資旣巧捷以疑神乃變通而盡利大典之墜聞畢出惠浹章逢集成之舊刻同符道光繩繼我皇上繼謨承烈稽古崇儒蔀屋茅簷盡識詩書之樂嶠巘濛汜亦漸絃誦之風臣玉壘軒材錦江下士等一班之窺豹慚五夜之囊螢惟山川則劍閣瞿塘頗艱運創制之顯庸常殷寤寐敬遵成式廣輯遺編校讎依退食之餘閒鏤鍥損易農之清俸從此西川人士恍爲媯嬛福地之遊上而東壁圖書冀効河海細流之助尙望名山宿彥當代鉅公爲分柱下之藏兼出枕中之祕似錫百朋而獲益但乏瓊瑤較書萬本以速成宜勤祇沫非獨表章乎往迹實爲推廣夫皇仁茲

當匠氏告成。倍覺私衷鼓舞。恭疏短引。竊附牘言。嘉慶十六年八月。甘肅鞏秦階道臣龍萬育拜手稽首。恭紀。

原序一

嘉魚熊開元

昔司馬子長好遊足徧天下宗少文少遊不出戶庭俱善遊者也。宛溪景范氏負奇才具大略劉覽古今積其年力成方輿一書取材富考覈精不出戶庭周知天下視少文壁上一邱一壑相去何啻倍蓰其筆勢縱橫又如子長文得所歷探益邀翔容與奔放靡極宛溪洵善遊哉余楚人習聞三楚之要莫如荆襄又熟履其地考往事得失嘗欲借籌三楚及令崇邑知海外一區爲三吳保障再令松陵知江南水利在導三江而東江已非其故罔非身履而知今宛溪坐籌一室出入二十一史縱橫千八百國凡形勢之險阨道里之近遙山水之源委稱名之舛錯正其訛核其實芟其蔓振其綱宛溪未嘗足徧天下乃淹博若此哉古來博物推張華多聞推宏景乃宏景考沙苑不詳張華談鴻溝不備他若山海水經之書郭璞道元之注杜佑目爲詭誕爲迂繆蓋文采有餘而摭實不足也宛溪不徵奇不探異網羅放失於古今成敗利鈍之際三致意焉使其展籌運策伏波聚米宏策畫圖抑何多讓乃落落寡諳人難衣食日擁是書快遊一過雖千乘之尊猗頓之富不易此或者謂地非身履不足取信如孟德攻張魯聽降人言以陽平城下南北遙遠不可守及至其地不如所聞意阻欲還此其驗然而地非身履可以遙斷如宋劉敞使遼遼

人導之自古北至柳河。迴環殆千里。敝曰。自松亭趣柳河。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遼人駭愧。由此言之。何用身履哉。必俟身履而知。即如劉輿密視水陸形默記之。亦一隅智耳。使讀宛溪書。不煩舟車。不曠日月。楗戶而窺。可以得天下之全形。亦可以知一方之險易。彼宗少文區區壁上觀。何足數。卽子長東登泰山。南探禹穴。徒重繭其足。安得謂善遊哉。若宛溪者。洵善遊者也。

原序二

延陵吳興祚

凡有志於用世者。河渠邊防食貨兵制。皆其所有事也。然而莫重於輿圖何也。輿圖者。史學之源也。粵自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遂均土設井。立步定畝。經之以君臣。緯之以制度。而紀綱名法賦稅文章之跡。始有所麗。堯爲九州。舜分十二。夏商以還。天下之勢。幾幾月異而歲不同矣。然封建井田。卒弗改。匠人之舊。則其時之山川道里。猶有所沿而易識也。秦人棄古變常。郡縣阡陌。盪柱下之書。以爲煙塵。卽無論循蜚攝提之紀也。雖春秋列國無全文焉。學者固不得不荒忽置之。漢唐以降。宋元以前。載冊頗繁。似有可考。然二千餘年之間。統有正閏。地有分合。祚有短長。制有沿革。於是中原片壤。不待陵谷遷變。而山川不可復識矣。士人閉戶讀史。記憶其文。謂之淹洽。常試叩之以九州之內。所謂道里阨塞者。幾何。戶口殷耗幾何。謠俗嗜慾之甚者。幾何。與夫上之人體國經野。設險制防者。何在。緯繕變化以導民善俗者。何途之從也。則有口而瘡。不能指數其崖略。况於取二十一代之編錄而說之乎。此無他。由學者以史爲史。而不能按之於輿圖。以輿圖爲輿圖。而不能稽之於史。是以紀事雖多。猶拾瀋也。車轍雖廣。猶望洋也。因是以著之辨論。數因革之宜。較得失之勢。猶搃槃也。而於經濟之學。奚補焉。宛溪顧子博洽人也。歎史。

學之纂蕪閔經生之固陋於是方輿紀要作焉昭時代則稽歷史之言備文學則集百家之說詳建設則誌邑里之新舊辨星土則列山川之源流至於明形勢以示控制之機宜紀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詞簡其事覈其文著其旨長藏之約而用之博鑒遠洞微憂深慮廣誠古今之龜鑑治平之藥石也有志於用世者皆不可以無此篇余因華子商原始觀其書爰序之以明其非篆刻之詞無益而災木者比也。

魏敍

寧都魏 禧

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常熟顧祖禹所撰述也。其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所可見而景物遊覽之勝不錄焉歷代州域形勢凡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凡一百十四卷山川源委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職方廣輿諸書襲譌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祖禹沈敏有大略爲人奇貧而廉介寬厚樸摯不求名于時與寧都魏禧爲兄弟交禧旣篤服其書祖禹因請爲之敍禧愀然而歎曰有是哉此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惟禧學不足貫穿諸史足跡不及天下五分之一顧何足推明祖禹意然竊嘗得舉其論之最偉且篤者以示子弟蓋其大者有二一以爲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輿腹無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此爲散地彼爲要害者一以爲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嗚呼古今豪傑暴起草昧往往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遷地而謀形勝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策天下而天下無以難之蓋其故可思矣失其術則據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亡得其術則雖迫狹瘠弱而無不可批郤導窾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其深思遠識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非方輿可得紀者嗚呼非其人誰與知之此

則禧所欲爲祖禹敍而不復辭讓者也。北平韓子孺時從余案上見此書，瞪目視余曰：何哉？吾不敢他論。吾僑家雲南，出入黔蜀間者二十餘年，頗能知其山川道里。顧先生閉戶宛溪，足不出吳會，而所論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而足履之者，豈不異哉？禧于是并識之。

總敍一

昔在神禹克平洪水之災。作爲禹貢。孔子刪書列於六經。其並傳者。又有山海經。其詞迂誕。太史公曰。言山川者。斷自禹貢。允矣。自禹以神聖平成天下。傳之子孫。其支庶列爲侯伯。其在商頌曰。韋顧旣伐。說詩者曰。顧亦桀黨也。嗚呼。桀之暴虐。天下皆知棄之。顧爲同姓國。葛藟相庇。宗社無隕。義也。湯欲傾夏。則不得不先翦顧。顧亡而夏隨之矣。然則顧非黨於桀也。後有棄其宗祀。獻符瑞於仇讎之庭者。是則顧之罪人也已。自湯伐顧。而顧遂微於商周之世。及漢興。始得姓於江淮之南。蓋少康封少子於會稽。以奉禹祀。至春秋時。越子允常而始大。其子勾踐。遂以其國霸。滅吳而有其地。同盟於上國。又數傳。爲楚所滅。子孫竄處於江南。各保城邑。自爲君長。而海陽侯以滅秦。誅項功。分符漢室。五傳侯絕。侯之子孫。皆以顧爲姓。保氏族於江南。及吳丞相雍以功名顯。累傳以降。皆有功德文章。載在史冊。至黃門侍郎野王。則以著述顯於梁陳之際。所著書數百卷。而輿地志尤見重於世。至今學者猶宗師而俎豆之。由隋唐以迄兩宋。子孫代有名人。而徵君原九於宋端平元年。由臨安避地梁谿。耕讀於宛谿之上。子孫奉遺命。歷元世。皆隱居不仕。明成化中。徵侍郎允敬。始官於朝。曾孫光祿丞大棟。當嘉靖間。好談邊徼利病。躍馬遊塞上。與大

司馬靈寶許公論善撰次九邊圖說梓行於世。子奉訓大夫文耀萬歷中以光祿大官正奉使九邊還對條奏甚悉。天子稱善。文耀生郡諸生龍章早卒。龍章生柔謙。九歲而孤。好讀書。補邑弟子員。深慨科舉之學不足裨益當世。慨然欲舉一朝之典故。討論成書。年及強仕。而遭流寇之變。遂遜入山。於筆瘞硯。率子祖禹躬耕於虞山之野。久之益窮困。憤懣無聊。得奇疾。將卒。呼小子命之曰。吾家自兩漢以來。稱爲吳中文獻。先代所著述。小子可考而知也。士君子遭時不幸。無可表見於世。亦惟有掇拾遺言。網羅舊典。發舒志意。昭示來茲耳。嘗怪我明一統志。先達推爲善本。然於古今戰守攻取之要。類皆不詳。於山川條列。又復割裂失倫。源流不備。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諸名臣爲之討論。而所存僅僅若此。何怪今之學者。語以封疆形勢。惘惘莫知。一旦出而從政。舉關河天險。委而去之。曾不若藩籬之限門庭之阻哉。先光祿在世廟時。傍徨京邑。岌岌乎有肩背之慮。圖論九邊。以風示謀國者。先奉訓當神廟中。四方無虞。以邊備漸弛。伏戎可慮。先事而憂。卒中忌諱。仕不獲振。先文學請纓有志。攬轡無年。及余之身。而四海陸沈。九州騰沸。僅獲保首領。具衣冠。以從祖父於地下耳。嗟乎。園陵宮闕。城郭山河。儼然在望。而十五國之幅員。三百年之圖籍。泯焉淪沒。文獻莫徵。能無悼歎乎。余死汝其志之矣。小子匍伏嗚咽而對曰。小子雖不敏。敢放棄今日之所聞。卒一年。而祖禹以疾廢。又三年。疾愈。不揣愚陋。思欲遠追禹貢職方之紀。近考春秋歷代之文。

旁及裨官野乘之說參訂百家之志續成昭代之書垂之後世俾覽者有所考鏡而貲賤憂戚雜亂其中上之不能涉江逾河登五岳浮沅湘探禹穴窮天下之形勢次之不能訪求故老參稽博識因以盡知天下險易阨塞之處下之不能備圖志列史乘不出戶而周知山川城郭里道之詳惟是守殘抱缺寤歎窮廬吮筆含毫消磨歲月庶幾無負先人提命之意若以語於著作之林余小子夫何敢

總敘二

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窮年累月矻矻不休至於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子于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辯別攻守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間非子之書何所適從焉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於匠石之任者或昧於雕鏤之細予也未嘗泝浙江河登恒岱南窮嶺海北上燕冀間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不獲放曠優游博觀廣詢間嘗按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或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曠曠焉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余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於鄉導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悞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卻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羣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汎濫之水得其人卽枯木朽株皆可

以爲敵難。是故九折之阪。羊腸之徑。不在邛崐之道。太行之山。無景之谿。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澗。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利於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卽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善乎孫子之言曰。我不欲戰。雖盡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故曰。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於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於東南者。又未嘗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爲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爲無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義者。而後可與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略。比往古爲最高。彼豈嘗求之於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於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吾慮舉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也。客其益廣所聞。無過恃吾之書也已。

總敘三

或曰審如子言則鄉導之于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孫子言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鄉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轍也東泛之不可以西檝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嘗無沮洳之地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則泰山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其憫憫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執途之人而求其爲鄉導鄉導其可恃乎哉何也鄉導用之于臨時者也地利知之于平日者也平日未嘗于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于臨時之鄉導安在不爲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後可以定入魏之謀先知井陘之陦而後可以決勝趙之計不然曹瞞之智猶惕息于陽平武侯之明尙遲回于子午乃謂求地利于臨時而不求地利于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于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徑出此途者乃善于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卽攻此城者乃善于攻此城者也此知之于平日而不得不資于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于胸中死生變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爲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問